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謁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嬰兒

卻說三藏坐於寶林寺禪堂中燈下，念一會《梁皇水懺》，看一會《孔雀真經》，只坐到三更時候，卻才把經本包在囊裡。正欲起身去睡，只聽得門外撲刺刺一聲響亮，淅零零刮陣狂風。那長老恐吹滅了燈，慌忙將褊衫袖子遮住。又見那燈或明或暗，便覺有些心驚膽戰。此時又困倦上來，伏在經案上盹睡。雖是合眼朦朧，卻還心中明白。耳內嚶嚶，聽著那窗外陰風颯颯。好風！真個那：淅淅瀟瀟，飄飄蕩蕩。淅淅瀟瀟飛落葉，飄飄蕩蕩捲浮雲。滿天星斗皆昏昧，遍地塵沙盡灑紛。一陣家猛，一陣家純。純時松竹敲清韻，猛處江湖波浪渾；刮得那山鳥難棲聲啾啾，海魚不定跳噴噴；東西館閣門窗脫，前後廊房神鬼瞋；佛殿花瓶吹墮地，琉璃搖落慧燈昏；香爐散倒香灰迸，燭架歪斜燭焰煙。幢幡寶蓋都搖折，鐘鼓樓臺撼動根。

那長老昏夢中聽著風聲一時過處，又聞得禪堂外隱隱的叫一聲：「師父！」忽擡頭夢中觀看，門外站著一條漢子，渾身上下水淋淋的，眼中垂淚，口裡不住的只叫「師父」。三藏欠身道：「你莫是魍魎妖魅、神怪邪魔，至夜深時，來此戲我？我卻不是那貪慾貪嗔之類。我本是個光明正大之僧，奉東土大唐旨意，上西天拜佛求經者。我手下有三個徒弟，都是降龍伏虎之英豪，掃掃除魔之壯士。他若見了你，碎屍粉骨，化作微塵。此是我大慈悲之意，方便之心。你趁早兒潛身遠遁，莫上我的禪門來。」那人倚定禪堂道：「師父，我不是妖魔鬼怪，亦不是魍魎邪神。」三藏道：「你既不是此類，卻深夜來此何為？」那人道：「師父，你舍眼看我一看。」長老果仔細定睛看處，呀！只見他：

頭戴一頂冲天冠，腰束一條碧玉帶，身穿一領飛龍舞鳳赭黃袍，足踏一雙雲頭繡口無憂履，手執一柄列斗羅星白玉珪。面如東岳長生帝，形似文昌開化君。

三藏見了，大驚失色，急躬身厲聲高叫道：「是那一朝陛下？請坐。」用手忙攙，撲了個空虛。回身坐定，再看處，還是那個人。長老便問：「陛下，你是那裡皇帝？何邦帝王？想必是國土不寧，讒臣欺虐，半夜逃生至此。有何話說，說與我聽。」這人才淚滴腮邊談舊事，愁攢眉上訴前因。道：「師父啊，我家住在正西，離此只有四十里遠近。那廂有座城池，便是興基之處。」三藏道：「叫做甚麼地名？」那人道：「不瞞師父說，便是朕當時創立家邦，改號烏雞國。」三藏道：「陛下這等驚慌，卻因甚事至此？」那人道：「師父啊，我這裡五年前，天年乾旱，草子不生，民皆饑死，甚是傷情。」三藏聞言，點頭笑道：「陛下啊，古人云：『國正天心順。』想必是你不慈恤萬民，既遭荒歉，怎麼就躲離城郭？且去開了倉庫，賑濟黎民，悔過前非，重興今善，放赦了那枉法冤人，自然天心和合，雨順風調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國中倉廩空虛，錢糧盡絕。文武兩班停俸祿，寡人膳食亦無葷。倣效禹王治水，與萬民同受甘苦，沐浴齋戒，晝夜焚香祈禱。如此三年，只乾得河枯井涸。正都在危急之處，忽然終南山來了一個全真，能呼風喚雨，點石成金。先見我文武多官，後來見朕，當即請他登壇祈禱，果然有應，只見令牌響處，頃刻間大雨滂沱。寡人只望三尺雨足矣，他說久旱不能潤澤，又多下了二寸。朕見他如此尚義，就與他八拜為交，以兄弟稱之。」三藏道：「此陛下萬千之喜也。」那人道：「喜自何來？」三藏道：「那全真既有這等本事，若要雨時，就教他下雨；若要金時，就教他點金。還有那些不足，卻離了城關來此？」那人道：「朕與他同寢食者，只得二年。又遇著陽春天氣，紅杏夭桃，開花綻蕊。家家士女，處處王孫，俱去遊春賞玩。那時節，文武歸衙，嬪妃轉院。朕與那全真攜手緩步，至御花園裡，忽行到八角琉璃井邊，不知他拋下些甚麼物件，井中有萬道金光。哄朕到井邊看甚麼寶貝，他陡起兇心，撲通的把寡人推下井內，將石板蓋住井口，擁上泥土，移一株芭蕉栽在上面。可憐我啊，已死去三年，是一個落井傷生的冤屈之鬼也。」

唐僧見說是鬼，說得勐力酥軟，毛骨聳然。沒奈何，只得將言又問他道：「陛下，你說的這話，全不在理。既死三年，那文武多官、三宮皇后，遇三朝見駕殿上，怎麼就不尋你？」那人道：「師父啊，說起他的本事，果然世間罕有。自從害了朕，他當時在花園內搖身一變，就變做朕的模樣，更無差別。現今占了我的江山，暗侵了我的國土。他把我兩班文武、四百朝官、三宮皇后、六院嬪妃，盡屬了他矣。」三藏道：「陛下，你忒也懦。」那人道：「何懦？」三藏道：「陛下，那怪倒有些神通，變作你的模樣，侵占你的乾坤，文武不能識，后妃不能曉，只有你死的明白，你何不在陰司閻王處具告，把你的屈情伸訴訴？」那人道：「他的神通廣大，官吏情熟：都城隍常與他會酒，海龍王盡與他有親，東嶽齊天是他的好朋友，十代閻羅是他的異兄弟。因此這般，我也無門投告。」

三藏道：「陛下，你陰司裡既沒本事告他，卻來我陽世間作甚？」那人道：「師父啊，我這一點冤魂，怎敢上你的門來？山門前有那護法諸天、六丁六甲、五方揭諦、四值功曹、一十八位護教伽藍，緊隨鞍馬。卻才被夜遊神一陣神風，把我送將進來。他說我三年水災該滿，著我來拜謁師父。他說你手下有一個大徒弟，是齊天大聖，極能斬怪降魔。今來志心拜懇，千乞到我國中，拿住妖魔，辨明邪正。朕當結草銜環，報酬師父恩也。」三藏道：「陛下，你此來是請我徒弟與你去除卻那妖怪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徒弟幹別的事不濟，但說降妖捉怪，正合他宜。陛下啊，雖是著他拿怪，但恐理上難行。」那人道：「怎麼難行？」三藏道：「那怪既神通廣大，變得與你相同；滿朝文武，一個個言和心順；三宮妃嬪，一個個意合情投。我徒弟縱有手段，決不敢輕動干戈。倘被多官拿住，說我們欺邦滅國，問一款大逆之罪，困陷城中，卻不是畫虎刻鵠也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朝中還有人哩。」

三藏道：「卻好，卻好。想必是一代親王侍長，發付何處鎮守去了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是。我本宮有個太子，是我親生的儲君。」三藏道：「那太子想必被妖魔貶了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曾。他只在金鑾殿上，五鳳樓中，或與學士講書，或共全真登位。自此三年，禁太子不入皇宮，不能夠與娘娘相見。」三藏道：「此是何故？」那人道：「此是妖怪使下的計策。只恐他母子相見，閑中論出長短，怕走了消息。故此兩不會面，他得永住常存也。」三藏道：「你的災屯，想應天付，卻與我相類。當時我父曾被水賊傷生；我母被水賊欺占，經三個月，分娩了我。我在水中逃了性命，幸金山寺恩師救養成人。記得我幼年無父母，此間那太子失雙親，真個可憐！」

又問道：「你縱有太子在朝，我怎的與他相見？」那人道：「如何不得見？」三藏道：「他被妖魔拘轄，連一個生身之母尚不得見，我一個和尚，欲見何由？」那人道：「他明早出朝來也。」三藏問：「出朝作甚？」那人道：「明日早朝，領三千人馬，架鷹犬，出城採獵，師父斷得與他相見。見時肯將我的言語說與他，他便信了。」三藏道：「他本是肉眼凡胎，被妖魔哄在殿上，那一日不叫他幾聲父王？他怎肯信我的言語？」那人道：「既恐他不信，我留下一件表記與你罷。」三藏問：「是何物件？」那人把手中執的金瓶白玉珪放下道：「此物可以為記。」三藏道：「此物何如？」那人道：「全真自從變作我的模樣，只是少變了這件寶貝。他到宮中，說那求雨的全真拐了此珪去了。自此三年，還沒此物。我太子若看見，他睹物思人，此仇必報。」三藏道：「也罷，等我留下，著徒弟與你處置。卻在那裡等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也不敢等。我這去，還央求夜遊神，再使一陣神風，把我送進皇宮內院，託一夢與我那正宮皇后，教他母子們合意，你師徒們同心。」三藏點頭應承道：「你去罷。」

那冤魂叩頭拜別，舉步相送，不知怎麼踢了腳，跌了一個筋斗，把三藏驚醒，卻原來是南柯一夢。慌得對著那盞昏燈，連忙叫：「徒弟，徒弟。」八戒醒來道：「甚麼『土地土地』？當時我做好漢，專一吃人度日，受用腥羶，其實快活，偏你出家，教我們保護你跑路。原說只做和尚，如今拿做奴才，日間挑包袱、牽馬，夜間提尿瓶、務腳！這早晚不睡，又叫徒弟作甚？」三藏道：「徒弟，我剛才伏在案上打盹，做了一個怪夢。」行者跳將起來道：「師父，夢從想中來。你未曾上山，先怕怪物；又愁雷音路遠，不能得到；思念長安，不知何日回程：所以心多夢多。似老孫一點真心，專要西方見佛，更無一個夢兒到我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，我這一夢，不是思鄉之夢。才然合眼，見一陣狂風過處，禪房門外有一朝皇帝，自言是烏雞國王。渾身水濕，滿眼垂淚。」這

等這等，如此如此，將那夢中話一一的說與行者。行者笑道：「不消說了，他來託夢與你，分明是照顧老孫一場生意。必然是個妖怪在那裡篡位謀國，等我與他辨個真假。想那妖魔棍到處，立業成功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，他說那怪神通廣大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怕他甚麼廣大？早知老孫到，教他即走無方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又記得留下一件寶貝做表記。」八戒答道：「師父莫要胡纏，做個夢便罷了，怎麼只管當真？」沙僧道：「『不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。』我們打起火，開了門，看看如何便是。」

行者果然開門，一齊看處，只見星月光中，階簷上，真個放著一柄金相白玉珪。八戒近前拿起道：「哥哥，這是甚麼東西？」行者道：「這是國王手中執的寶貝，名喚玉珪。師父啊，既有此物，想此事是真。明日拿妖，全都在老孫身上。只是要你三樁兒造化低哩。」八戒道：「好好好，做個夢罷了，又告訴他。他那些兒不會作弄人哩？就教你三樁兒造化低。」三藏回入裡面道：「是那三樁？」行者道：「明日要你頂缸、受氣、遭瘟。」八戒笑道：「一樁兒也是難的，三樁兒卻怎麼耽得？」唐僧是個聰明的長老，便問：「徒弟啊，此三事如何講？」行者道：「也不消講，等我先與你二件物。」

好大聖，拔了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聲：「變！」變做一個紅金漆匣兒，把白玉珪放在內盛著，道：「師父，你將此物捧在手中，到天曉時，穿上錦襴袈裟，去在正殿坐著念經，等我去看看他那城池。端的是個妖怪，就打殺他，也在此間立個功績；假若不是，且休撞禍。」三藏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行者道：「那太子不出城便罷，若真個應夢出城來，我定引他來見你。」三藏道：「見了我如何迎答？」行者道：「來到時，我先報知。你把那匣蓋兒扯開些，等我變作二寸長的一個小和尚，放在匣兒裡，你連我捧在手中。那太子進了寺來，必然拜佛。你盡他怎的下拜，只是不睬他。他見你不動身，一定教拿你。你憑他拿下去，打也由他，綁也由他，殺也由他。」三藏道：「呀！他的軍令大，真個殺了我，怎麼好？」行者道：「沒事，有我哩，若到那緊關處，我自然護你。他若問時，你說是東土欽差上西天拜佛取經進寶的和尚。他道：『有甚寶貝？』你卻把錦襴袈裟對他說一遍，說道：『此是三等寶貝。還有頭一等、第二等的好物哩。』但問處，就說這匣內有一件寶貝，上知五百年，下知五百年，中知五百年，共一千五百年過去未來之事，俱盡曉得。卻把老孫放出來。我將那夢中話告訴那太子。他若是肯信，就去拿了那妖魔，一則與他父王報仇，二來我們立個名節；他若不信，再將白玉珪拿與他看。只恐他年幼，還不認得哩。」三藏聞言，大喜道：「徒弟啊，此計絕妙！但說這寶貝，一個叫做錦襴袈裟，一個叫做白玉珪；你變的寶貝卻叫做甚名？」行者道：「就叫做立帝貨罷。」三藏依言，記在心上。師徒們一夜那曾得睡，盼到天明，恨不得點頭喚出扶桑日，噴氣吹散滿天星。

不多時，東方發白。行者又吩咐了八戒、沙僧，教他兩個：「不可攪擾僧人，出來亂走。待我成功之後，共汝等同行。」才別了，唵哨，一筋斗，跳在空中。睜火眼平西看處，果見有一座城池。你道怎麼就看見了？當時說那城池離寺只有四十里，故此憑高就望見了。行者近前仔細看處，又見那怪霧愁雲漠漠，妖風怨氣紛紛。行者在空中讚嘆道：

「若是真王登寶座，自有祥光五色雲。

只因妖怪侵龍位，騰騰黑氣鎖金門。」

行者正在感嘆，忽聽得炮聲響亮，又只見東門開處，閃出一路人馬，真個是採獵之軍，果然勢勇。但見：

曉出禁城東，分圍淺草中。彩旗開映日，白馬驟迎風。鼙鼓擊擊播，標槍對對衝。架鷹軍猛烈，牽犬將驍雄。火炮連天振，粘竿映日紅。人人支弩箭，個個跨雕弓。張網山坡下，鋪繩小徑中。一聲驚霹靂，千騎擁貔貅。狡兔身難保，乖獐智亦窮。狐狸該命盡，麋鹿喪當中。山雉難飛脫，野雞難避兇。他都揀占山場擒猛獸，摧殘林木射飛蟲。

那些人出得城來，散步東郊。不多時，有二十里向高田地，又只見中軍營裡，有小小的一個將軍：頂著盔，貫著甲，裹肚花，十八札，手執青鋒寶劍，坐下黃驃馬，腰帶滿弦弓。真個是：

隱隱君王像，昂昂帝王容。

規模非小輩，行動顯真龍。

行者在空暗喜道：「不須說，那個就是皇帝的太子了。等我戲他一戲。」好大聖，按落雲頭，撞入軍中太子馬前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白兔兒，只在太子馬前亂跑。太子看見，正合歡心，拈起箭，拽滿弓，一箭正中了那兔兒。

原來是那大聖故意教他中了，卻眼乖手疾，一把接住那箭頭，把箭翎花落在前邊，丟開腳步跑了。那太子見箭中了玉兔，兜開馬，獨自爭先來趕。不知馬行的快，行者如風；馬行的遲，行者慢走；只在他面前不遠。看他一程一里，將太子哄到寶林寺山門之下，行者現了本身。不見兔兒，只見一枝箭插在門檻上。逕撞進去，見唐僧道：「師父，來了，來了。」卻又一變，變做二寸長的小和尚兒，鑽在紅匣之內。

卻說那太子趕到山門前，不見了玉兔，只見門檻上插著一枝雕翎箭。太子大驚失色道：「怪哉！怪哉！分明我箭中了玉兔，玉兔怎麼不見，只見箭在此間？想是年多日久，成了精魅也。」拔了箭，擡頭看處，山門上有五個大字，寫著「敕建寶林寺」。太子道：「我知之矣。向年間曾記得我父王在金鑾殿上，差官賚些金帛，與這和尚修理佛殿佛象，不期今日到此。正是：因過道院逢僧話，又得浮生半日閑。我且進去走走。」

那太子跳下馬來，正要進去，只見那保駕的官將與三千人馬趕上，簇簇擁擁，都入山門裡面。慌得那本寺眾僧，都來叩頭拜接，接入正殿中間，參拜佛像。卻才舉目觀瞻，又欲遊廊玩景，忽見正當中坐著一個和尚，太子大怒道：「這個和尚無禮！我今半朝鑾駕進山，雖無旨意知會，不當遠接，此時軍馬臨門，也該起身，怎麼還坐著不動？」教：「拿下來！」說聲「拿」字，兩邊校尉一齊下手，把唐僧抓將下來，急理繩索便綁。行者在匣裡默默的念咒，教道：「護法諸天、六丁六甲，我今設法降妖，這太子不能知識，將繩要綁我師父，汝等即早護持；若真綁了，汝等都該有罪。」那大聖暗中吩咐，誰敢不遵，卻將三藏護持定了，那些人摸不著他光頭，好似一壁牆擋住，難攏其身。

那太子道：「你是那方來的，使這般隱身法欺我？」三藏上前施禮道：「貧僧無隱身法，乃是東土唐僧，上雷音寺拜佛求經進寶的和尚。」太子道：「你那東土雖是中原，其窮無比，有甚寶貝，你說來我聽。」三藏道：「我身上穿的這袈裟，是第三樣寶貝。還有第一等、第二等更好的物哩。」太子道：「你那衣服，半邊苦身，半邊露臂，能值多少物，敢稱寶貝？」三藏道：「這袈裟雖不全體，有詩幾句。詩曰：

佛衣偏袒不須論，內隱真如脫世塵。

萬線千針成正果，九珠八寶合元神。

仙娥聖女恭修製，遺賜禪僧靜垢身。

見駕不迎猶自可，你的父冤未報枉為人。」

太子聞言，心中大怒道：「這潑和尚胡說！你那半片衣，憑著你口能舌便，誇好誇強。我的父冤從何未報？你說來我聽。」三藏進前一步，合掌問道：「殿下，為人生在天地之間，能有幾恩？」太子道：「有四恩。」三藏道：「那四恩？」太子道：「感天地蓋載之恩，日月照臨之恩，國王水土之恩，父母養育之恩。」三藏笑曰：「殿下言之有失。人只有天地蓋載，日月照臨，國王水土，那得個父母養育來？」太子怒道：「和尚是那遊手遊食削髮避君之徒。人不得父母養育，身從何來？」三藏道：「殿下，貧僧不知。但只這紅匣內有一件寶貝，叫做立帝貨，他上知五百年，中知五百年，下知五百年，共知一千五百年過去未來之事，便知無父母養育之恩，令貧僧在此久等多時矣。」

太子聞說，教：「拿來我看。」三藏扯開匣蓋兒，那行者跳將出來，^{呼呼}的兩邊亂走。太子道：「這星星小人兒，能知甚事？」行者聞言嫌小，卻就使個神通，把腰伸一伸，就長了有三尺四五寸。眾軍士吃驚道：「若是這般快長，不消幾日，就撐破天也。」行者長到原身，就不長了。太子才問道：「立帝貨，這老和尚說你能知未來過去吉凶，你卻有龜卜？有著作筮？憑書句斷

人禍福？」行者道：「我一毫不用，只是全憑三寸舌，萬事盡皆知。」太子道：「這廝又是胡說。自古以來，《周易》之書，極其玄妙，斷盡天下吉凶，使人知所趨避，故龜所以卜，蓍所以筮。聽汝之言，憑據何理？妄言禍福，扇惑人心。」

行者道：「殿下且莫忙，等我說與你聽。你本是烏雞國王的太子。你那裡五年前，年程荒旱，萬民遭苦，你家皇帝共臣子秉心祈禱。正無點雨之時，終南山來了一個道士，他善呼風喚雨，點石為金。君王忒也愛小，就與他拜為兄弟。這樁事有麼？」太子道：「有有有。你再說說。」行者道：「後三年不見全真，稱孤的卻是誰？」太子道：「果是有個全真，父王與他拜為兄弟，食則同食，寢則同寢。三年前在御花園裡玩景，被他一陣神風，把父王手中金瓶白玉珪攝回終南山去了。至今父王還思慕他。因不見他，遂無心賞玩，把花園緊閉了，已三年矣。做皇帝的，非我父王而何？」

行者聞言，哂笑不絕。太子再問不答，只是哂笑。太子怒道：「這廝當言不言，如何這等哂笑？」行者又道：「還有許多話哩，奈何左右人眾，不是說處。」太子見他言語有因，將袍袖一展，教軍士且退。那駕上官將急傳令，將三千人馬都出門外住扎。此時殿上無人，太子坐在上面，長老立在前邊，左手傍立著行者。本寺諸僧皆退。行者才正色上前道：「殿下，化風去的是你生身之父母見坐位的，是那祈雨之全真。」太子道：「胡說，胡說。我父自全真去後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照依你說，就不是我父王了。還是我年孺，容得你；若我父王聽見你這反話，拿了去，碎屍萬段。」把行者咄的喝下來。行者對唐僧道：「何如？我說他不信，果然，果然。如今卻拿那寶貝進與他，倒換關文，往西方去罷。」三藏即將紅匣子遞與行者。行者接過來，將身一抖，那匣兒卒不見了。原是他毫毛變的，被他收上身去。卻將白玉珪雙手捧上，獻與太子。

太子見了道：「好和尚，好和尚。你五年前本是個全真，來騙了我家的寶貝，如今又妝做和尚來進獻。」叫：「拿了！」一聲傳令，把長老唬得慌忙指著行者道：「你這弼馬溫，專撞空頭禍，帶累我哩。」行者近前一齊攔住道：「休嚷，莫走了風！我不叫做立帝貨，還有真名哩。」太子怒道：「你上來。我問你個真名字，好送法司定罪！」行者道：「我是那長老的大徒弟，名喚悟空孫行者。因與我師父上西天取經，昨宵到此覓宿。我師父夜讀經卷，至三更時分，得一夢。夢見你父王道，他被那全真欺害，推在御花園八角琉璃井內，全真變作他的模樣。滿朝官不能知。你年幼亦無分曉，禁你入宮，關了花園，大端怕漏了消息。你父王今夜特來請我降魔。我恐不是妖邪，自空中看了，果然是個妖精。正要動手拿他，不期你出城打獵。你箭中的玉兔，就是老孫。老孫把你引到寺裡，見師父，訴此衷腸，句句是實。你既然認得白玉珪，怎麼不念鞠養恩情，替親報仇？」

那太子聞言，心中慘感，暗自傷愁道：「若不信此言語，他卻有三分兒真實；若信了，怎奈殿上見是我父王？」這才是進退兩難心問口，三思忍耐口問心。行者見他疑惑不定，又上前道：「殿下不必心疑，請殿下駕回本國，問你國母娘娘一聲，看他夫妻恩愛之情，比三年前如何。只此一問，便知真假矣。」

那太子回心道：「正是。且待我問我母親去來。」他跳起身，籠了白玉珪就走。行者扯住道：「你這些人馬都回，卻不走漏消息？我難成功。但要你單人獨馬進城，不可揚名賣弄。莫入正陽門，須從後宰門進去。到宮中見你母親，切休高聲大氣，須是悄語低言。恐那怪神通廣大，一時走了消息，你娘兒們性命俱難保也。」太子謹遵教命。出山門吩咐將官：「穩在此扎營，不得移動。我有一事，待我去了就來，一同進城。」看他：

指揮號令屯軍士，上馬如飛即轉城。

這一去，不知見了娘娘，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。